

计划生育

□郭震海

高粱杆真名叫方书安。更久远的不知道，顺着方书安这一辈往上推三代，老方家一脉单传，清一色是男将，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，体形高而偏瘦，尤其到方书安这一代，刚出生体形就比别人细长，年龄稍大后两条蚊子腿越伸越长，越长越细，整个人看上去就失去了比例，成了高粱杆。

高粱杆的父亲老晃杆，活脱脱一根竹竿，走路的时候一晃一晃的。儿子很小的时候他就晃着两条竹竿腿给儿子洗脸，为了下一代，将来俊丑不说无论如何也要整个胖媳妇回来，别眼气那些杨柳小腰们，弱不经风，经看不经用。你看人家杨贵妃胖不胖?胖吧?人家胖得美，胖得有形。

口说无凭，老晃杆又专门买来许多胖女图贴在家里。他这样做自有他的目的，他想在自己儿子这一代来个大翻身，让儿子找个胖媳妇，两者互补，彻底扭转方家人只长高不长粗的局面。

听话的高粱杆领着对象回来的时候是个晌午，那天的阳光很充足。老晃杆正提着裤子上卫生间，门开了。先是高粱杆迈着两条蚊子腿进了家，紧接着后面是一个胖姑娘，一瘦一胖两个人堵住了老晃杆的视线。

老晃杆愣愣地看了半天突然就乐了。乐了的老晃杆就像学踩高跷的人，一晃一晃地提着裤子忘了上卫生间，忙着在客厅里招呼：丫头你坐，你喝水，你……

高粱杆大声咳嗽着向父亲老晃杆发出了严重不满的信号，老晃杆没有觉察。他翻箱倒柜找出一盒芙蓉王烟，拆开手拿烟的手直哆嗦，自己先放到嘴里一支，接着又拿出一支递给胖姑娘：“丫头，你抽烟不?”

胖姑娘的脸微微一红摆着手说：“叔，我不会抽烟!”坐在一旁的高粱杆又是一串更为高声的咳嗽。

老晃杆笑了笑，递烟的手在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，破天荒地会将烟递给儿子，这是父亲第一次给儿子敬烟。高粱杆接过烟后很是意外，激动得把烟叼在嘴里赶紧起身拿出打火机给父亲点火，方才有点不满的情绪瞬间烟消云散。

接近中午的阳光在客厅里跳跃着，被两个影子一样的男人晃来晃去撕扯得七零八落，时而明朗，时而暗淡，屋顶上简陋的荧光灯棒也随之晃来晃去，高粱杆的母亲开始在厨房忙活，一台老掉牙的抽油烟机闷声闷气地发着打雷一样的轰隆声，家里飘着一股激烈的大豆色拉油的味道。这是一个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区，小区内最高的楼层就是6层，高粱杆家住在最顶层。

在园林处上班的老晃杆退休回家后，工资并不高，平时很节俭的他，这次抽了几口芙蓉王后一高兴又想破个先例，他想让儿子带着女朋友到小区外的“楼外楼”饭店美美地撮一顿。他说这话时，正在厨房忙活的高粱杆母亲发出了连串的咳嗽，声音很高，压过了抽油烟机的轰隆声。老晃杆明白妻子的意思，他装做完全没有听到，仍在说：“小安，去吧，就去‘楼外楼’，你们爱吃什么就点什么，爸出钱!”

妻子系着围裙伸着一双手就从厨房跑了出来。老晃杆，别听你爸，不，你看我这嘴!嗨，嗨!”她说着伸着一只手在嘴上做了几个撇嘴的动作，很夸张，面手在嘴上抹了几道白印子，“哈哈，应该是别听你叔的，饭店多不卫生啊，让阿姨给你做好吃的，保证吃得比饭店还舒坦!”说着回头瞪了老晃杆一眼，老晃杆一口烟堵在喉咙里，脸憋成了茄子。

胖女孩有点腼腆，起身说：“行，就听阿姨的!”姑娘叫紫鹃，脸蛋儿蛮俊俏，就是身子横向发展得失去了节制，她的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后，她和母亲为了生计就在气象局门口摆了一个卖馒头的小摊点。

在气象局上班的高粱杆和紫鹃肉眼看上去好后，超肥胖的紫鹃似乎对这个爱情谈得很没有信心，她摸着胖乎乎的小拳头一边轻轻地捶高粱杆，一边说：“你真的就不嫌弃我胖吗?你真的就不嫌吗?”高粱杆被她捶得一晃一晃地说：“杨贵妃胖不胖?胖吧?人家胖得美，胖得有形，照样迷死唐明皇!”

“你讨厌!”紫鹃挨着他，就像小熊猫挨着电线杆。

3 去了高粱杆家几次后，紫鹃决定死心塌地嫁给高粱杆了，自己是谁啊，一个没有父亲、靠卖馒头为生的胖丫头，能找一个有工作的男朋友也算满意。要知道一个姑娘一旦全身心投入爱情，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一个男人的时候，什么都可以忽略，没有新楼房，无所谓，总不能因为要新房逼着两个老人去抢银行吧。

紫鹃对高粱杆说：“安，咱不学别人为了结婚就去逼老人，只要你是真心对我好，比买10套新楼房都好!”高粱杆当即感动得泪汪汪地举着干柴手就要发誓毒，紫鹃贴起脚堵住了他的嘴。

婚礼的日期确定后，旧楼房经过重新装潢成了新房。沙

一来到桥下的江边，菜心就会如约而至，优雅地漂过来。

有一次，一个小伙伴说，看见陈春根站在上游的江边。陈春根站在上游的江边不是在戴菜心，而是站在上游洗菜的解放军叔叔身边。小伙伴还听到陈春根一个劲地问：“解放军叔叔，你们为什么要把菜心丢到江里去呢?菜心吃得吗?真的吃得吗?真的很苦吗?”一位解放军叔叔笑了笑，说了一个字：“苦”。另一位解放军叔叔也笑了笑，说了两个字：“不苦”，然后问他：“你没捡来吃吗?”陈春根摇摇头，几位解放军叔叔便再也不搭理他了。

那个小伙伴说：“我看到陈春根盯着那些往下漂的菜心发呆。”我们听了，就笑陈春根是个呆子，呆头呆脑的，想的净是些没用的、不能吃的东西。

放学后，我们越来越少看到陈春根。有小伙伴说：“他一个人，跑到山上捡弹壳去了。”难怪，解放军叔叔天天在山上训练，山上的子弹壳那么多，而我们去山上放牛的时候，闲着没事，想捡几颗子弹壳玩玩，把眼睛都看瞎了，也寻不着一颗弹壳，想必都让陈春根捡走了。

我们恨死陈春根了。有一次，我在家里的饭桌上，跟爸妈讲起陈春根的那些事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恨死陈春根了!”我用筷子敲了一下我的脑壳，瞪着眼睛说：“你恨他什么?人家又不跟你抢菜心!”我说我的头没有被妈敲蒙，反而敲醒了：“是啊，说不定我吃的哪片菜心，就是人家陈春根让出来的那一份呢。”

我不恨陈春根了，我开始更加注意陈春根了。12岁的陈春根就坐在我前面，他的背好像永远挺不直，头也低得有点过分，让人怀疑他是近视。我发现他有一个规律，那就是只有在一个时候，他的背才会像弹簧一样，挺得笔直，头猛地抬起来，怔怔地看着窗外，我甚至听见，他的两只竖立的耳朵，在静穆的风中发出“扑扑”的声音，像两面飘扬的旗帜。

教室窗外，号声响了。天蒙蒙亮，我们晨读的声音很大，号声还是盖过了我们，执著地传来。每当这时，我都会看到陈春根直起脊背。有时，我会赶在号声响起之前，踢一下他的凳子，但

他无动于衷，好像只有军号声才能将他唤醒。

菜心与弹壳

□陈 纸

他无动于衷，好像只有军号声才能将他唤醒。

陈春根的上衣口袋里也装着弹壳，走起路来“叮当”作响。有次晨练时，班主任要他把口袋里的弹壳掏出来。掏出来的弹壳转移到了班主任的手上，随即在空中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四五颗弹壳闪亮着划破晨曦，在潮湿的空气中呼啸而过，坠落在硬实的操场上。

全班同学都看见陈春根脱离队伍，径直奔向操场中央，弯下腰，低下头，急急地寻找那几颗弹壳。他慌乱而执著的身姿，让我再一次怀疑他真的是个近视眼。

怀揣弹壳奔回的陈春根被班主任拒之教室门外，陈春根在走廊上罚站。站了七八分钟，陈春根冲进教室，对着班主任大喊：“他们把捡来的菜心装在书包里带回家，把课本打湿了，弄脏了，你为什么不管?”班主任拿着粉笔，停在空中三四秒钟，然后，狠狠地往盒子里一扔，拍拍手，走过去，拧着陈春根的耳朵，说：“你跟别人不同，所以我要管。”

陈春根也有跟“别人”相同的时候。比如，他有跟班主任相同的时候。

连队每个月要放一次电影，那时，舍陵村还没电，放电影要靠发电机。发电机放在军车上，轰轰作响。放电影时，班主任每次都去帮忙。有一次，放《闪闪的红星》，当他爬到军车上，发现陈春根早就在里面。班主任一边撇着屁股，一边冲陈春根说：“下去下去。发电机用不着两个人照看!”陈春根说：“老师，您总有去厕所的时候吧。”班主任说：“我一个下午没喝水没吃粥，我没尿屙。”陈春根嘻嘻一笑，说：“我是上来躲雨的，车上有帆布，看电影永远也不会淋着。”

“妈，还是你留着自个儿吃吧!我真的不喜欢吃!”高粱杆的母亲有点生气，但没有显露出来，说：“傻闺女，我吃已经没有用了，我专门问了，奇异果是补充叶酸的，对你将来怀孕有好处!”紫鹃边听边看着两个毛乎乎的家伙，一点胃口都没有，又不愿意去得罪老人，就拿着奇异果出了门。

紫鹃的母亲批发馒头回来，正一袋4个往塑料袋里分装。紫鹃脚一踏进门就开始发牢骚：“真是受够了，吃吃吃，天天是催着吃，这一段时间又长了10斤肉。”说着她拿出两个奇异果给母亲。

母亲问：“哪来的两个猕猴桃?”紫鹃说：“看看，我说的是猕猴桃吧，他妈硬说是是什么奇异果，还说是老贵了，让我补充叶酸!”

紫鹃母亲接过奇异果看了看说：“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，对门老刘家的媳妇天天买着吃，那天我问了，她也说是什么奇异果，说是准备生孩子补充叶酸。其实老人也是好心，你千万别不识好歹，我生你的时候，谁管过啊，大冬天照样出去卖菜糊口，那个冷啊……”

“妈，你就别说了，都说100遍了!”紫鹃打断了母亲的的话。“你们是赶上了好时代喽!”紫鹃母亲叹息着继续分装馒头，一个个光滑白嫩的馒头很听话地往她手里的塑料袋子里跳。

老晃杆自从儿媳过门后，整天乐呵呵的很是开心，从不喜欢听音乐的他莫名其妙地买了一个大录音机回来，高粱杆感到吃惊，就问：“爸，你这是干啥呢，录音机搞特价了?”老晃杆说：“这可不是便宜货，是在正规电器店买的，据说有防辐射的功能。”他说着又从裤兜里变魔术似的掏出一大堆磁带，全是清一色的胎教音乐。高粱杆一看就笑了：“爸，你可真是，还早着呢!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先预备上，我们老了，越来越不中用了，只要下一代聪明健康，我们就是再受点罪也值了!”

这些日子卖鲜奶的人在小区很是活跃，一早一晚，很定时地在楼下扯着嗓门吆喝：“奶喽——奶喽——”

听到吆喝声后，高粱杆的母亲就慌慌地怕抢了似的端着一个小盆子从6楼下去打奶，一个来回额头上满是汗水，但她累得畅快，累得开心。

晚上准备睡觉前，高粱杆的母亲又热了奶，催促着他们喝，一个个头摇得像波浪鼓，高粱杆说：“妈，我吃得都要撑死了，一点也喝不下了!”紫鹃胖墩墩地坐在沙发上瞪白白眼。

老晃杆端着一杯白开水，使劲吸着鼻子，浓浓的奶香成群结队地往他的鼻孔里窜，他很贪婪地喝了几口水，生怕浪费了这浓浓的奶香味儿。

紫鹃看了看喝水的老晃杆，站起身挪动着肥胖的身子端了一杯奶，走到老晃杆面前，双手捧着说：“爸，你就替我喝了，我确实喝不下了，你看您最近又瘦多了!”一句话感动得老晃杆眼睛都湿润了。

紫鹃过门后确实是又胖了，她站在地上，和凳子上坐着的老晃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老晃杆准备去接那杯奶的时候，被高粱杆母亲伸来的一只手很准确地挡住了说：“还是让孩子们喝吧，咱们吃什么都没有用了，孩子们正是需要的时候!”

高粱杆在一旁说：“妈，你就别管我们了，我们一定给你生个胖子行不!”

高粱杆的母亲听了说：“真是个小傻子!”嘴上这样说，脸上早乐成了一朵花。

5 晚上，高粱杆和紫鹃在宽大的席梦思床上入睡前，老两口在另一个卧室的一个旧木床上对坐着。

“想啥呢?”老晃杆问老伴。

“我在想，这都几个月过去了，咋就不见小鹏有任何反应呢?”

“你也太急了!”

“你不急啊!”老伴一句话说得老晃杆不吭声了。

高粱杆的母亲用身子靠了靠老晃杆，说：“你后背痒痒，帮我挠挠!”

老晃杆很听话地帮高粱杆的母亲把背心卷到了脖子上，露出了白净的后背，他用手挠着，高粱杆的母亲很惬意地呻吟着。

“你知道吗，这个月的开销又增加了。最贵的就是那个奇异果，还有奶。”高粱杆的母亲说。

“奇异果不贵能行吗?”老晃杆问。

“不行!”高粱杆的母亲回答。

“奶不喝能行吗?”

“不行!”高粱杆的母亲回答。

“你还记得我怀着高粱杆的时候吗?”

“咋不记得，那是个冬天，人都饿急了!”

“就因为吃不饱饭，高粱杆3岁了还说不清话，孩子那个瘦啊，那个时候别说喝奶了，连粗糠皮子都吃不到，我怀着高粱杆，要不是院子里有一棵老榆树，高粱杆就活不成了。”高粱杆的母亲说。

“还说呢，后来高粱杆出生了，老榆树却因为皮全被扒光了，死了。开了小区的时候，砍老榆树那天，你笑得呜呜的。”

“你又没有见我哭。”

“我怎么没有见了，中午还是我做的饭呢!”

“还有脸面说，一辈子就做了一顿饭，还糊了。”

老晃杆就嘿嘿地笑。

接着老晃杆说：“吃吧，有就让孩子们吃!钱就是为人服务的。”

高粱杆的母亲没有吭声，她开始静静地算账，算来算去就在自己身上找可压缩的开销。老晃杆最近耳朵出了毛病，天下雨他总听到在打雷，轰隆隆、轰隆隆的。去医院看了医生，医生让他上午打点滴，下午到一个特定的屋子里吸氧，打点滴还不要紧，这吸氧就是一个高消费项目。第二天，老晃杆去问医生，这吸氧能不能取消，医生说你不想再听到声音了?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，很可能就永远也听不到声音了。最后老晃杆执意不听，取消了，回来的时候他很高兴，买了两斤奇异果。

高粱杆是在一周后才发现自己不去吸氧了，就问：“爸，你怎么不去吸氧了呢?”当时老晃杆正在修理一个婴儿车。婴儿车是老晃杆在废旧市场转悠了3天才买来的，当时因为价格不合适还和卖废品的人吵了一架，其实婴儿车没有什么大的毛病，只是几个螺丝松了。老晃杆拿着钳子全然没有听到儿子的问话，满头发的银发埋在婴儿车的坐垫位下，由于看不清螺丝的孔，他的头一点一点往下低。

“爸，你怎么不去吸氧了呢?”

高粱杆提高嗓门喊了一声，老晃杆才抬起头来，很明显是吃了一惊，说：“螺丝锈住了。”

“我问你为什么不去吸氧了?”

老晃杆这次听明白了说：“没啥用了，就像这螺丝钉一样到時候就该锈了，再摆弄也没有用了。”

“爸，你就不要再为我们操心了好吗?你还是照顾照顾自己吧，只有你们健康我们才能高兴呢!”高粱杆说。

“知道知道，你小点声，别让小鹏听到了。”老晃杆说着又埋下了头，头一点一点往下低，被整个婴儿车完全罩了去。

6 高粱杆正式和单位请假了。现在流行“计划”生育就必须要按计划来，不为自己，为了两位老人也一定要“整”出一个健康健康的胖娃娃出来。

请了假的他早早赶回了家，紫鹃还没有起床，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牛奶和面包，父亲和母亲出去了。他把餐桌上摆的那一份早餐全吃了，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，晃了晃胳膊，又在地上连续做了几个俯卧撑，忙活完他进了卧室。

紫鹃还没有起床，他进去后一把就把紫鹃的被子全掀了，床上的紫鹃就像一个睡美人，一丝没挂。紫鹃用手拉拉着找被子喊：“谁讨厌，不上班跑回来干什么?”高粱杆几下就把衣服脱了说：“咱给老人们生个娃吧，为了老人咱生吧!”他说着就开始亲吻紫鹃，紫鹃扭动着胖墩墩的身子躲……

老晃杆和老伴进门后，老伴听到一阵奇特的喘息声，老伴诡秘地朝老晃杆使了个眼色，两位老人又悄悄地质退出，轻轻地合上了门。

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下楼梯，9点多的太阳已经挂到了小区的屋顶上，红艳艳地有点灼人。

“今天的太阳可真大啊!”老伴说。

“是哩!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太阳!”老晃杆望着太阳眯着眼说，在太阳下两位老人就像两个影子一样，随风晃荡……

郭震海：山西省壶关人，著有长篇小说《信任危机》，随笔集《风吹草动》，短篇小说集《飞翔的纸蝴蝶》《传世忠告》等。



12岁的陈春根站在桥下的小江边，江水映现出一个农村少年不屑而散淡的面容。江面上漂来的菜心，一摇一摆，优哉游哉，向我们靠近。我们探着身子，伸长脖子，拿着竹竿，起着哄，奋不顾身地把那些菜心一个不漏地抢上岸，装在书包里，带回家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江面上漂来的大小小、品种各异的菜心，是舍陵村人生活的另一来源。我们放学之后到江边去捡菜心，成了每天必不可少了的“功课”。菜心有芥菜心、苜蓿菜心、包菜心，它们或列着队，或挤挤挨挨，在水流的欢送下，以娇嫩的身姿，点燃我们娇嫩的眼睛。

陈春根去过一两次后，就再也没有和我们一起站在江边。他成了我们嘲笑的对象。我们嘲笑他：你家像我们家一样，穷得揭不开锅，还装什么装?

陈春根斜着眼睛，像机关枪一样，扫射了我们一遍，然后，侧着身子，疾跑起来，像风掠过我们的人群。他书包里的弹壳像硬币一样，“哗哗”作响。人群中，有小伙伴也斜着眼睛，冲着他的背影说：“弹壳能当饭吃吗?”陈春根边跑边回头，说：“那些菜心能吃吗?苦得要命，说不定解放军叔叔连菜的猪都不吃，就去给你们吃。”

不错，江面上漂来的菜心，是解放军叔叔丢下来的。舍陵村驻扎着一支小部队，具体多少人，估计村里少有人说得出准数，还是以我们的班主任为准吧，他说是一个连队。“一个连队”有多少呢?估计我们这些小小孩谁也说不出准数。如果有谁说得出，那只有陈春根了，因为陈春根对他们丢出来的菜心不感兴趣，只对解放军叔叔的人感兴趣。

听不不同的同学说，全校中，恐怕只有陈春根在解放军叔叔训练的时候，敢偷偷地潜进校园后的山上去，看他们实弹射击打靶。陈春根收集的弹壳也最多，我们这帮小伙伴中，有两三个，亲眼看见他家的房间里，挂着一串两尺多长的弹壳。他们还用嘴使劲地吹过，听到“叮叮当当”的响声，陈春根告诉她们：“那是风铃。”

我相信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，对陈春根的弹壳不感兴趣，而只对江面上漂来的菜心感兴趣。那些菜心，是在等着我们，每当一放学，

想必已融化成泥土，融入到各种草草木木的根下去了。如今，那一座座小山上，各种各样的草木，浓绿葱郁，有的参天入云。或许，它们小的时候，也像我们一样，是听过枪声的，但它们现在，个个高昂着头，目空一切，眼前似乎只有无边无际的苍穹。

陈春根小学毕业，读了两年初中，便离开了舍陵村。有人说，他最应该去参军——不仅仅因为他是生产队长，有权力，在公社里也吃得开。陈春根的爸瞪着一双牛眼，像祥林嫂，到处重复着相同的一句话：“他真想去当兵倒好!”

还有一种说法：陈春根是我们村最早去广东的打工仔。据说，后来，他再回到村里时，把一批批年轻人带上了后，有他到村：“英雄事迹”，也在我们村传开了：陈春根用一把特制的钥匙，能打开全中国所有火车上所有厕所的门。亲眼见过的村里人绘声绘色地透露：那把钥匙，是陈春根自己用弹壳改造成……

我的情况，说不好比陈春根幸运还是不幸。大学毕业以后，因为爱好文学，来到了广西南宁，在一家报社社任记者、编辑至今。

写下上述的那些事，其起源是，上个月，我重走边境路，在凭祥烈士陵园，看到了很多很多有姓名或没姓名的墓碑，我站在荒草萋萋的陵园，拨通了陈春根的手机，问了他一句：“你收到那位洗菜的解放军叔叔的回信了吗?”当时，陈春根就蒙了，接着向我吼了一句：“你说什么?”

第二个星期，陈春根从深圳跑到我工作的城市来，见了面，笑着说：“以为是来看你呀，我来看看有什么商机。”

我问他：“听说在火车上，你用弹壳做成的钥匙打开了厕所的门?”陈春根又笑了笑，说：“我是坐飞机来的。”

我对他说：“明天我带你去找洗菜的解放军叔叔吧。”陈春根收住了笑，认真地说：“现在后悔小时候没跟你们一起捡菜心吃!”

陈纸：本名陈大明，发表长篇小说《下巴咒》《逝水川》，出版随笔集《捉虎内心的幽光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天上花》《少女为什么歌唱》等。现居南宁。